

出版史 文化周刊

“若饮醇醪”——王稼句文集品藻

朱航满

王稼句有“王苏州”的雅称,这是名副其实的事情。因为在不少文人的心中,谈起苏州,多会想起王稼句。作家范小青是王稼句大学时的同窗,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苏州王稼句”,其中有一段关于他的逸事:“有一回稼句的一个外地同学,给稼句写信,开信封的时候,记不得地址,就先写上‘苏州’和‘王稼句’,准备查到地址后再填上去,结果给忘记了,就把苏州王稼句丢进了信箱,最后远在苏州的王稼句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范小青由此谈到,王稼句不但是个文人,还是一个苏州的名人,“信件多,稿费单多,所以邮局记住了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在哪里,没有地址也能送过来”。此后,同学们就送了给他一个“苏州王稼句”的雅称。范小青笔头一转,写到这里之所以会有“苏州王稼句”这个现象,“不仅因为他认得很多人,更因为他对苏州的热爱、认识和描写。”“稼句这些年出的书,绝大部分和苏州有关,苏州已经被他研究得如同自己家中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每天看每天想,早就爱之入骨、熟之于灵魂了。”

王稼句是位编辑,曾在《苏州杂志》和古吴轩出版社工作,为人作嫁之余,又点校、整理和编选了数千万字书籍。这些书籍,均与苏州有关,诸如《苏州文献初编》《苏州园林历代文钞》《苏州山水名胜历代文钞》《吴中文存》等多种;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关注苏州文史的学者,出版有专著《苏州山水》《苏州旧梦》《苏州历史名人》《苏州旧闻》《三生花草梦苏州》《姑苏食话》等数十种。王稼句

登上文坛,乃是以文章闻名,至今出版各类文集近二十种。若论王稼句的文章写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以《笔架集》《枕书集》《补读集》《砚尘集》《谈书小笺》《煎药小品》和《秋水夜读》为代表;随后的《看书琐记》和《看书琐记二集》是其厚积薄发的中年转折之作;此后他又陆续出版“小集”系列,目前已有《看云小集》《听槽小集》《采桑小集》《怀土小集》和《剪烛小集》五种。

王稼句早年文章学唐书话,刊于《读书》《书林漫录》,其介绍关注趣味相投的书籍,文章老练,但内容较为浅显,至《秋水夜读》一书,才略有改变。《追忆周越然》《徐志摩的年谱》《毛边书琐谈》等篇,读来甚佳,这些文章有作家的个人印迹,真正有了“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和一点抒情的气息”,文章也写得行云流水,笔含情愫;另有《蟋蟀谱》《叶子》《苏州书坊旧闻》等少数篇章,显出知堂“夜读抄”的痕迹,虽抄旧籍,但能娓娓道来,其中以《蟋蟀谱》一篇为最佳,颇有一种欲说还休的闲趣。自编集之外,王稼句亦有选集《柘下居书话》,选编早期包括从《枕书集》到《谈书小笺》的大多数书话文章;《夜航船上》一书,选录早年《秋水夜读》之部分文章;还有《四时读书乐》,则多选录近年来所作文章;《坊间艺影》一书,选录其谈论民间艺术的文章;《王稼句序跋》,则选录其早年所作序跋书籍的序跋文章。故而,若论王稼句的文章写作,其中最应关注的集子,应系其两册“琐记”和五本“小集”。

王稼句的两册“琐记”表现出来的功力、风味,大大超越了之前出版的所有集子。这与其多年孜孜不倦的读书积淀有关,也应系其此前沉潜于旧籍整理、编校所带来的意外



王稼句

收获。虽还是两册“书话”文集,但王稼句已由唐书话,转变为“夜读抄”式的书话体。此一时期的书话,虽多由一本书籍引起,但只是一个写作的话题罢了,大多由此引申出来,谈论自己所读所想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篇知识性和趣味性皆佳的文章。《看书琐记》中的《绣像与小说》一文,由陈平原的著作《看图说书》而起,但又广征博引,对于此书所谈内容既有评论,又有补充,文章的纵深感韵味皆出;而在《看书琐记二集》中,王稼句的文章《我的书房》《读书消夏录》《雨声里的书房》《书摊寻梦》几篇,风味可追知堂的《雨天的书》,堪称美文。另有《关于鸳鸯蝴蝶派》《〈浮生六记〉人物小考》《〈浮生六记〉伪作两记》等,均显出较深功力。

对于王稼句的两册“琐记”,《金性尧的最后想法》是颇值得注意的。文中引用上海文化老人金性尧一段话,有“深得我心”的评价。金性尧在其晚年文章《散文的境界》中,认为文章要有书卷气,并谈论道:“对于书卷气的含义,本来用不着解释,也很难说得具体,我的意

思是说,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缘分,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醇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与公瑾交,若饮醇醪’,这也是我所向往的一种文境。只是不要生活活剥,没头没脑地抄上几句。”金性尧还举例周氏兄弟、胡适、郁达夫、林语堂、朱自清、俞平伯等五四前辈的作品,更为其散文“书卷气”一说来增加底气。文章之道的惺惺相惜之外,王稼句与前辈金性尧,均供职于古籍出版社,出道早,有才气,好读书,能自学,爱写作,喜好风土,也均敬慕知堂文章,颇有些可以相提并论之处。以文章而论,他们都是文章作手,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皆好,颇有一些书卷气的。但相比前辈来说,周作人虽好写“读抄”体文章,但多还是隐含着一种特别的启蒙情结,这是后来者难以追慕的地方。

“琐记”之后,王稼句陆续出版“小集”系列,均按照周氏兄弟的编法,按照时间顺序,汇编成册,文章不再如早年写专栏书话的整体,但读来亦有一种参差之美。此后的王稼句,不再特别倾向于“书话”写作,而是更关注于江南风物、文化名流、旧居古迹,更具有一种书斋闲话的风味。这其中,收录于《看云小集》的《春凳小考》堪称妙文,虽是关注一种少被人关注的家具,却能在文史著作中游刃有余地抄引资料,且对于这种特殊话题,又写出了一种修养和品位,实在难得;收录于《听槽小集》中的《柳如是小影》和《红豆庄的前世今生》,谈论柳如是,但均能够发人所未发,或谈画像,或谈旧居风景,从历史流转到见出人物风神和世事沧桑,乃是大家之作。《怀土小集》中的一篇《碧螺春记》,谈江南名茶碧螺春,从文人旧籍钩沉中一路谈来,虽无法如知堂谈论饮茶的《苦

茶》的那种曲折心曲,但就文章而论,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再有收录于《剪烛小集》中的一篇《遥远的市声》,则是谈论苏州街市上的叫卖声。

所谓文章作手,难在应酬文字,王稼句却能写出一种风流。王稼句的序跋文章,虽无话可说,亦能由此找出一二话道来,且写得款款有情,令求序者满意,读者亦颇有一种读了其序跋,所谈书籍则可抛却一边的感受了。诸如一篇《〈弱水书话〉序》,文章先从求序者的所在地甘肃张掖谈起,继而由作者搜购书籍,想到自己的交友和购书记忆,再谈到他们共同喜好的知堂文章,由此婉转写出自己读写的两个心得,其一是知堂晚年文章虽然篇幅很短,不分段落,但却是一气呵成,且“炉火纯青”,而如今一些写作者洋洋洒洒,动辄数千言,“难免有点淡气”;其二则是知堂文章虽杂,但其某门杂学,“比起现在自以为专家的要精深很多,知识系统,思想深邃,作法上又别具一格。”故而将杂学用之于文章,自自然然,游刃有余,不想如今一些所谓杂文之家,弄不好就露出破绽来”。这篇序跋的体会,既是对友人的忠告,亦可看作一种夫子自道。

《听槽小集》中有篇《文夫先生二三事》,写苏州小说家陆文夫先生,曾以小小说《美食家》闻名于世,而陆文夫曾是王稼句的伯乐,对其曾有知遇之恩。这篇小文章,虽然写得散淡,无非是吸烟、编辑、办杂志、用电脑以及出书这样的琐事,却展现了一个眼光深远、行事不羁、修养深厚的文人形象,其中饱含深情。文章结尾一段,忽然笔锋一转,写道:“文夫先生去世了,十三日上午,冒着细雨,给他送别。晚间有外地朋友来,一起吃酒,席

间很沉寂,我醉了,竟无语连连,说:‘苏州没有人啦’,‘苏州没有人啦’。陆文夫先生与他的小说《美食家》,以及由他创办的《苏州杂志》,就像苏州的文化名片一样,令人称道,并因此有了一个“陆苏州”的美誉。在王稼句的心中,陆文夫先生就是苏州的文化代表,与苏州的风物、苏州的山水、苏州的美食一样,不可失去。如今,陆文夫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他若地下有知,对于这个苏州后生,应该是“大加赞赏”的吧。

参考资料:

- 《闲话王稼句》,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2007年4月,未公开出版
《王稼句书影录》,王刃编著,2018年,未公开出版
《柘下居书话》,王稼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1版
《王稼句序跋》,王稼句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1版
《看书琐记》,王稼句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1版
《看书琐记二集》,王稼句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1版
《看云小集》,王稼句著,三晋出版社,2009年8月1版
《听槽小集》,王稼句著,中华书局,2009年9月1版
《采桑小集》,王稼句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1月1版
《怀土小集》,王稼句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8月1版
《四时读书乐》,王稼句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9月1版
《夜航船上》,王稼句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1版
《剪烛小集》,王稼句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1版

一加一大于二——北外音像社的创立与外研社的合并

玉 树

在外研社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成长为全国知名大社、名社、强社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北京外研书店一路风雨同行,贡献显著。与这些机构有关的故事,成为外研社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成立音像社

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音像制品迅速发展起来。对外语学习而言,音像制品的作用不容小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电教室,制作了大量质量较好的外语视听教学资料,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都曾派人前来复制各个品种的音像教学资料。

改革开放后,根据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及“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的指示,北外加强了外语电化教学工作,于1979年建造了电教大楼,又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捐款,引进了德国、挪威的先进视听设备。各地到北外电教中心复制音像资料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1982年,电教中心对外复制音像带达31.425盒,录像资料达944小时,实际上已相当于一家音像出版社的生产规模。

1982年底到1983年初,北外电教中心主任王琪、副主任韩茂生在北外教务长陈振宜的支持下,多次召开行政工作会议及电教中心临时领导小组碰头会议,商议音像出版社建社事宜。在电教中心资料室工作的陆惟勤起草了《关于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建社的初步意见》《关于出版社建社的补充意见》《筹建音像出版社的几点意见》等几份文件。1983年5月31日,电教中心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陈振宜向北外党委提交了《关于申

请批准成立我院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的正式报告,请北外领导审批。报告经北外党委常委阅阅审批后,于1983年6月17日呈报给教育部电教局。

1983年8月15日,北外又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成立我院外语音像出版社的几点补充说明》,表示:该社不单独建立机构,附设于电教中心,归电教中心领导;人员编制也由电教中心内部调剂,设备和基金拟在现有教学经费和学院自创基金中解决。

教育部电教局接到北外的正式报告和补充说明后,于1983年9月10日以教育部的名义向广播电视部提交了《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成立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的报告》。广播电视部收到教育部发文后,根据国务院[1982]154号文件《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于1983年9月21日特复教育部,同意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

初创阶段

1983年9月21日,广播电视部正式批准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以下简称“音像社”)成立后,北外拨款30万元开始筹建。从这时到1988年9月,音像社与电教中心合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音像社社长由北外院长王福祥兼任,组建工作由电教中心主任王琪负责。电教中心的有关机构承担着音像社的编辑、录制、出版发行等业务工作。

1984年开始,音像社陆续增加人员,组建业务部门。起初,学院党委委派陈振宜教务长具体指导电教中心和音像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将王琪调出,任命李俊宣和陆惟勤为出版社副总编辑。

1984年9月,任命卢云九为音像社主管副校长,李松林任副社长。1985年5月至6月,音像社从社会上招聘了15位工作人员。至1986年底,音像社社办公室、编辑部、制作部、经理(发行)部、财务部,以及附属美编室、营业厅等业



1995年,李朋义社长在外研社和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合并大会上讲话

务部门相继组建完成。

音像社初创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电教中心在用房紧张的情况下,挤出20平方米的视听室用作音像社的复制生产车间,20余平方米的地下室用作产品库房。发行部门无处打包,只能在学生下课后的楼道内打包发货。无论是编辑还是发行人员,都要经常加班点。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只要来货,大家一齐上阵,卸车扛箱入库。

创社初期,虽缺乏相关经验,又面临种种困难,但凭借北外丰富的多语种资源和雄厚的师资队伍,音像社逐渐打开了局面,出版了一大批外语学习音像制品,创造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1988年,音像社的整体资产达到两三百万元。这一时期,音像社出版了《国际音标》《常人趣事》《安徒生童话集》《功能英语》《许国璋(英语)》《英语900句》《标准英语有声词典》等100多种不同语种的音像学习资料,同时为校际交流征订发行多种外语幻灯片配套教材,引进多种外语录像带教材、电影外语教材。

独立发展 扩大经营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以

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电教事业和音像出版事业发展很快,对音像出版事业和产品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管理体制的机构一起工作,渐渐不符合当时的发展形势。电教中心属事业性质,承担的是教书育人的职责;音像社属企业性质,更重生产和经营。当时的临时领导班子成员陷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很难考虑改革和发展问题。1988年9月,校领导在听取双方意见后,决定将电教中心与音像社彻底分开,两个单位独立核算。之后,又任命解景芳为音像社主管副校长,王耀根任副社长协助工作。1989年年底,学校党委委派教务长穆大英兼音像出版社社长,任命刘宁为常务副社长。不久,任命陈琳为总编辑。

两社合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两家出版社,虽然所出版教材的类型不同,但都是为外语教学及科研服务的出版机构,联系比较紧密,很多工作需要配合。如果两社合并,统一规划,将大大增强两社实力,加快两社的发展。但因合并涉及到人、财、物方面,不宜操之过急。学校决定从调整领导班子开始,实行一长两社制,即一个社长,两个出版社,逐步过渡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92年8月,院党委决定由外研社常务副社长李朋义兼任音像社副社长。1993年,外研社从日本引进了一套日本小谷DP-90高速大开盘录音复制系统。从此,音像社从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模式过渡到了大机器生产模式。1993年音像社产量达300多万盒,销售收入1200余万元,与1990年创下的最高销售收入420万元相比,增长了两倍。

1992年,音像社由“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改为“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去掉了“教材”二字。这一改变打破了音像社只能出外语教材的业务范围限制,拓展了音像社的业务范畴。

这一时期,外研社提出了“精品战略”,出版了《许国璋(英语)》《走遍美国》《电视俄语》“英语听力教程”“英语口语教程”等系列精品图书。音像社大力配合,出版了相关教材的配套音像资料。其中有数个品种的磁带年发行量达五六十万盒以上。《走遍美国》的磁带年发行量达到了150万盒。“英语口语教程”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音像出版物一等奖,并和“英语听力教程”一起,取得了出版两年发行近百万盒磁带的业绩。此外,

发行等制度,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音像社的产品得到了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肯定。但这一时期,由于发行渠道不畅、原材料上涨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音像社的发展渐渐进入瓶颈期。

两社合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两家出版社,虽然所出版教材的类型不同,但都是为外语教学及科研服务的出版机构,联系比较紧密,很多工作需要配合。如果两社合并,统一规划,将大大增强两社实力,加快两社的发展。但因合并涉及到人、财、物方面,不宜操之过急。学校决定从调整领导班子开始,实行一长两社制,即一个社长,两个出版社,逐步过渡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92年8月,院党委决定由外研社常务副社长李朋义兼任音像社副社长。1993年,外研社从日本引进了一套日本小谷DP-90高速大开盘录音复制系统。从此,音像社从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模式过渡到了大机器生产模式。1993年音像社产量达300多万盒,销售收入1200余万元,与1990年创下的最高销售收入420万元相比,增长了两倍。

1992年,音像社由“北京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改为“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去掉了“教材”二字。这一改变打破了音像社只能出外语教材的业务范围限制,拓展了音像社的业务范畴。

这一时期,外研社提出了“精品战略”,出版了《许国璋(英语)》《走遍美国》《电视俄语》“英语听力教程”“英语口语教程”等系列精品图书。音像社大力配合,出版了相关教材的配套音像资料。其中有数个品种的磁带年发行量达五六十万盒以上。《走遍美国》的磁带年发行量达到了150万盒。“英语口语教程”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音像出版物一等奖,并和“英语听力教程”一起,取得了出版两年发行近百万盒磁带的业绩。此外,

《电视俄语》《企业管理英语》《当代美国英语会话》等音像产品,也都各具特色,受到我国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自学者的关注与欢迎。英语之外,音像社还出版了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匈牙利语等多个语种的外语音像教材,为这些外语的教学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5年1月1日,音像社同外研社正式、彻底合并,李朋义任两社社长兼总编辑。合并前,音像社共有职工60人(其中正式职工45人,临时工15人),设有社办公室、总编室、录音编辑室、录像编辑室、制作部、发行部、财务科7个科室。合并后,音像社所有部门并入外研社,职工的福利待遇及工资水平也与外研社保持一致。两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统称外研社。1998年外研社大厦建成后,两社集体搬入新大楼。

合并后,两社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前三年,两社共销售图书3036万册,音像1452万盒,像带22.2万盒。其中,音带、像带的销售量占音像社创社14年来销售总量的56%,销售码洋总计6.8亿元,利润总额9240.5万元。六年后,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即跃居全国高校教育音像出版社榜首。

此后二十多年里,音像社同外研社一起,在“以教育出版为中心战略”“规模效益战略”“信息服务战略”“四轮驱动战略”及“教育文化名企战略”的指引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现代化外语图书音像出版社。外研社能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外语出版机构,音像社起了强大的辅助作用。二者携手为推动我国外语教学、提高全民外语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風破浪四十年